

儿童精神分析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梅兰妮·克莱因 儿童心理学

全面分析、诠释儿童的潜意识幻想。让我们更懂得儿童心理，也更懂得如何与儿童相处，与曾经的自己和解。

「英」梅兰妮·克莱因 著
冀晖 译

第一版 序言

本书的写作基础是我从事儿童精神分析的观察实践。我原本是这么计划的，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内容中介绍我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运用的技巧，在第二部分的内容中描述我在临床工作中所积累的理论成果，目前看来这些理论刚好适合作为我分析技巧的基础。但是在我撰写这本书时（这本书拖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写成），第二部分的理论却比我的预期多很多。对成人的精神分析实践以及对儿童的分析经验，让我可以将我对儿童最早期的发展阶段的观点应用到成人心理学，并得出个体早期发展阶段的精神分析理论。我将在这本书中详细描述这些成果。本书的所有结论和贡献都基于弗洛伊德所传授的知识体系。我正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才得以进入幼童的心灵，尝试分析与治疗他们。除此之外，通过直接观察儿童的早期发展，我才获得了如今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充分验证了弗洛伊德在成人精神分析领域的发现，也代表了我致力于将他的理论在儿童精神分析等领域的应用和深化。

如果这些努力有一定效果，或者这本书能够为建设精神分析学大厦添砖加瓦，那么我最先要感谢的是弗洛伊德本人。他不但建起了这座大厦，还让其拥有了持续发展壮大的根基，而且引领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新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开展新的工作。

我要感谢我的两位老师，他们是桑多尔·费伦齐医生（Sándor Ferenczi）和卡尔·亚伯拉罕医生（Karl Abraham），在我的精神分析发展生涯中，他们扮演了重要角色。费伦齐医生是首先将我引进精神分析世界的人。他使我对精神分析的真正本质和意义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对“潜意识”和“象征”等概念的强烈而直接的感觉，以及他和儿童的心灵进行沟通、建立联系的能力，对我理解儿童心理学具有重大意义。他也让我意识到我在儿童分析领域的禀赋。他自己对儿童精神分析非常感兴趣，在这个领域还鲜有人涉足的时候，他就鼓励我专注于这个领域的研究。他竭尽全力地帮助我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并在我踏上这条道路的时候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正是费伦齐，奠定了我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的基础。

卡尔·亚伯拉罕医生是我的第二位恩师。我非常幸运能遇到这位老师，他具备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鼓励他的学生把最好的潜能用在精神分析上。在亚伯拉罕的眼中，精神分析的进展完全取决于精神分析师本人，取决于他的工作质量、人格特质以及学术造诣。我一直将这些高标准放在心里，在这本关于精神分析的书中，我试着偿还这份我欠精神科学的情。无论是在临床实践还是在理论上，亚伯拉罕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儿童精神分析的巨大发展潜力。在1924年于德国乌兹堡（Würzburg）召开的第一届德国精神分析师年会中，他提到了一篇我的论文，那篇论文写的是一名患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儿童，对此他说了下面这番让我铭记一生的话，他说：“精神分析的未来，在于

分析技巧。”对幼童心灵的研究，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实，乍一看，这些事实或许有点奇怪，然而当时亚伯拉罕对我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并且鼓励我继续沿着我开始的道路前进。我的理论成果，其实只是亚伯拉罕思想的自然延伸，这一点我希望能在本书中有所呈现。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的工作得到了恩斯特·琼斯医生（Ernest Jones）真心诚意的鼎力支持。在儿童精神分析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了它未来在精神分析发展中的角色。正是由于他的邀请，我才能在1925年在伦敦的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上，以客座的身份开展了第一次讲座。这些讲座构成了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第二部分的内容则来自1927年我在伦敦做的一些演讲，主题是“儿童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成人心理学”。作为儿童精神分析的倡议者，琼斯医生具有坚定的信念，并打开了英国研究儿童精神分析的大门。他本人对这个领域也做出了很多重大贡献，比如，早期焦虑情境的问题和攻击性对于罪疚感的意义，以及早期阶段的女性性发展等。在所有关键的地方，他的研究结果都和我的研究密切相关。

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我英国的其他同事，感谢他们对我工作的真挚理解与诚心的支持。和我有着共同信念与私人友谊的妮娜·塞尔（Nina Searl）小姐，在英国儿童精神分析事业的发展以及儿童精神分析师的培训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斯特雷奇先生和太太（Mr.&Mrs. Strachey）对本书的付梓也有很大的功劳。他们不仅精准地翻译了我的文字，而且在写作上还给了我非常宝贵和富有创造性的建议。我还要感谢爱德华·葛罗夫医生（Edward Glover），感谢他对我工作一如既往的兴趣，以及他的仁慈批评对我的帮助，尤其是协助指出我的理论和现存普遍被接受的精神分析理论相类似的地方。同时，我还要非常感激我的好友琼·里维埃夫人（Joan Riviere），她不仅积极支持

我的工作，还做好随时在各个方面帮助我的准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真心感激我的女儿梅莉塔·舒米登堡医生（Melitta Schmideberg）。她为本书的付梓付出了很多心血，也提供了很多非常宝贵的帮助。

梅兰妮·克莱因

1932年6月于伦敦

第三版 序言

在本书首次付梓后的几年里，我有了一些关于婴儿一岁以前生活的更加深入的研究结果。这些结论让我对某些重要假设有了更加细致的阐述，在这里我将予以呈现。本序的目的正是想让读者对这些修正后的实质有所了解。目前我所想到的和其相关的假设主要有：在婴儿生命最开始的几个月，他会经历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y）状态，这种状态和“施虐高峰期”（phase of maximum sadism）密切相关。小婴儿也会产生破坏冲动和对原始客体的幻想所带来的罪疚感，这个原始客体指的是他的母亲，更确切地说，指的是他母亲的乳房。而这种罪疚感会让婴儿产生一种倾向，想要修复跟被伤害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倾向。

我发现，想要更详细地描述婴儿在这一时期的心理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重点和时间顺序进行调整是有一定必要的。我区分了婴儿在最初6个月到8个月生命中的两个主要阶段，将其称为“偏

执心理位置”（paranoid position）和“抑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我选择“心理位置”这个词的原因是它们代表了童年早期反复出现的焦虑和防御的特定现象集合，当然这些现象并不是都发生在童年早期，它们在儿童发展的最初阶段可能就已经出现了。）

在偏执心理位置阶段，婴儿的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占据主导地位，这个阶段自出生开始一直延伸到第三、第四个月，甚至第五个月。这让我们必须改变对施虐高峰阶段的时间定位，但高峰阶段施虐特质和迫害焦虑间的密切联系并没有改变。

伴随而来的是抑郁心理位置，大概在半岁左右形成，它跟自我发展的关键步骤密切相关。在这一阶段，施虐冲动和施虐幻想乃至迫害焦虑的威力逐渐消失，婴儿可以将完整的客体内射、部分客体的各个方面以及自己对它的情绪进行整合。他们对客体的爱和恨纠缠不清，这导致他们异常焦虑，害怕客体的内在与外在受到伤害或者破坏。抑郁与罪疚感使婴儿竭尽全力保护爱的客体或者让他们再生，以此修复他们的破坏冲动和幻想导致的结果。

抑郁心理位置的概念不仅带来对早期发展阶段时间定位的变化，还让我们对小婴儿的情绪生活更加了解，因此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整个儿童发展的理解。

这个概念的提出让我们对俄狄浦斯情结早期阶段的理解更进了一步。我仍旧相信俄狄浦斯情结大概形成于半岁左右，但我不再认为这一阶段是施虐高峰阶段，因此我将专注于婴儿和父母的情绪关系以及性关系的初始点。所以，尽管在某些篇章中（如第八章）我提出俄狄浦斯情结产生于施虐和恨意中，然而我现在认为，俄狄浦斯情结产生于婴儿带着爱恨双重情感转向第二客体（即父亲）的时候。（在第九、十和十二章中，我从其他角度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那时的看

法和这个观点比较接近。)我认为,抑郁的情感来自对失去深爱的母亲的恐惧,母亲作为内在和外客体,是早期伊底帕斯欲望的重要诱因。由此,我将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与抑郁心理位置关联在一起。

我也想根据过去十六年中积累的经验,对本书中的颇多表述进行更新和修正。但这些修正并不会导致原有的结论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本书中的观点基本上也是我现在持有的观点。并且,我最近工作上一些进展,都是基于书中原有的假设,比如:内射(introjection)和投射(projection)的过程从出生起就开始运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化的客体逐渐促成了超我各个方面的发展;内外客体的互动关系自婴儿期早期就已经开始,并极大地影响了超我发展和客体关系;俄狄浦斯情结其实很早就已经发生;带着神经质特质的婴儿期焦虑是精神病的重要标志。此外,在本书中描述的游戏技巧(该技巧于1922和1923年开发出来),其要点仍然都有效。我后来的工作只是对它进行了优化,并没有改变它。

梅兰妮·克莱因

1948年5月于伦敦

引言

儿童分析兴起于二十多年前，当时弗洛伊德是病人“小汉斯”的精神分析的主持人。这次主持揭开了儿童精神分析的序幕，其理论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小汉斯还不满五岁，这个成功的案例证明，在幼童身上可以运用精神分析方法。

第二，更重要的是，这次案例不可否认地证明了在儿童身上的确存在一直以来受到大家质疑的“婴儿期本能趋向”（infantile instinctual trend），这一点弗洛伊德早就在成人身上发现了。另外，小汉斯案例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儿童精神分析的希望，那就是对幼童的精神分析完全可以超越成人精神分析，从而让我们可以更深刻、更准确地认识儿童的心灵世界，同时也能够对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建立贡献一份力量，虽然这并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实现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儿童精神分析在精神分析领域，还是一片鲜有人触及的贫瘠之地，不管是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临床实践方面。尽管有胡戈-赫

尔姆斯医生（H.v.Hug-Hellmuch）这类精神分析师曾经进行过儿童精神分析，但一直以来，并没有人建立过一套完整的与分析技巧及其应用有关的规范。基于这个原因，儿童精神分析在临床实践和理论知识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与此同时，那些一直以来运用于成人精神分析方面的原理和方法能否用于儿童精神分析还有待证实。

近十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涉足儿童精神分析领域。主要分为两个派系，一个是以安娜·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派系，另一个则是我本人。

根据在儿童“自我”（ego）方面的研究发现，安娜·弗洛伊德修正了一些精神分析的经典技巧，并独自建立了一套潜伏期儿童的分析方法。我和她的理论在一些特定的方面有不同之处。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无法发展出“移情神经官能症”（transference-neurosis），所以缺乏分析治疗的基础条件。她还认为，成人精神分析方法不能运用于儿童，因为儿童的“婴儿期自我理想”（infantile ego-ideal）还不够强大。而我的观点刚好跟她相反。通过对儿童的观察，我发现儿童也可以发展出“移情神经官能症”，这点跟成人是类似的，我们只要不介入任何教育手段，运用和成人精神分析一样的方法，并且对儿童对精神分析师的负面冲动进行深入分析。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就算运用深度分析的方法，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来说，超我（superego）的严厉性仍然很难缓解。另外，只要不借助于任何教育手段，精神分析不但不会损害儿童的自我，反而会使之强化。

无可置疑，将两种方法在临床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比较，并且从理论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评估，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但是现在我仅仅能做的是，用这些文章来展示我的分析技巧和得出的理论成

果。截至目前，我们对儿童精神分析的认知仍然有限，所以当前最重要的是，让大家从各个方面了解儿童精神分析的主要问题，并全力将已有的成果进行汇集整理。

CONTENTS

目 录

PART 1

第一部分

儿童分析技巧

002	第一章 儿童分析的心理学基础
015	第二章 早期分析技巧
035	第三章 六岁女童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案例
057	第四章 潜伏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079	第五章 青春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094	第六章 儿童神经官能症
113	第七章 儿童的性活动

第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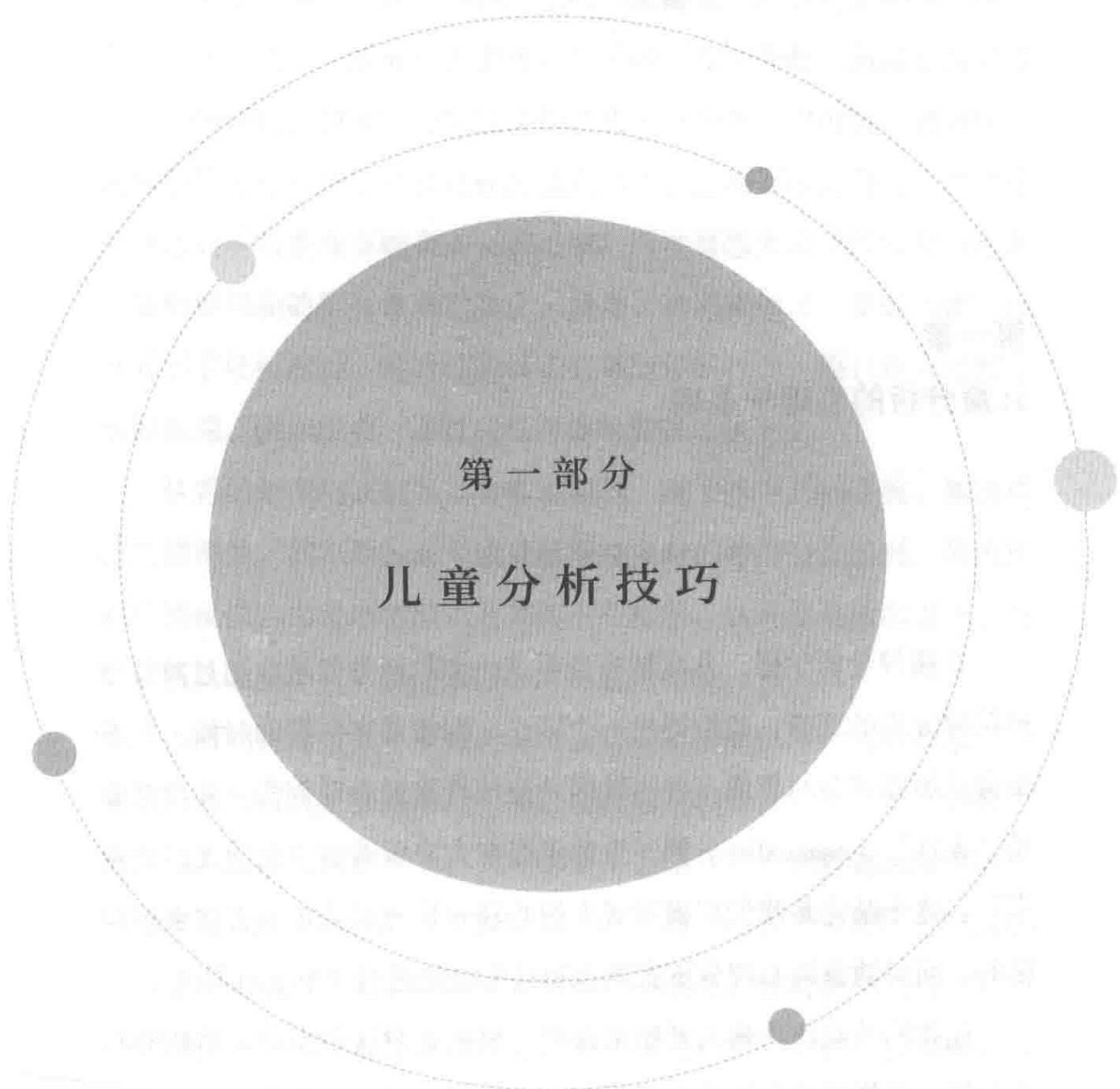
早期焦虑情境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124	第八章
	早期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的形成
145	第九章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与超我早期阶段的关系
172	第十章
	早期儿童焦虑情境对自我发展的影响
189	第十一章
	早期焦虑情境对女童性发展的影响
237	第十二章
	早期焦虑情境对男童性发展的影响

273	附录一 儿童分析的广度和局限
278	附录二 说明
282	附录三 克莱因生平年表
287	附录四 个案病人名单

第一部分

儿童分析技巧



第一章

儿童分析的心理学基础

在精神分析学里，儿童精神分析是一个较新的领域。通过对儿童的精神分析的观察，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便是在早期的时候，儿童也会经历性冲动与焦虑，并可能因此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儿童并非是“无性”（asexuality）的，也并不存在大家所谓的“无忧无虑的童年”。这个结论是我们根据对成人的心理分析与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得出的，而对幼童的心理分析实践也对这个结论进行了证实和补充。

让我们从我的小病人开始讲起吧。根据我对这个小病人早期的心理分析，我将描绘出她的心理面貌，并会用案例加以说明。这位小病人名叫莉塔，第一次来我这里接受治疗时她刚满两岁零九个月。她刚刚满一岁的时候，就不再偏爱她的妈妈。之后，她对爸爸的偏爱越来越明显，而对妈妈则表现出强烈的嫉妒。比如，在她十五个月大的时候，她常常表现出想和爸爸待在一起的愿望，她喜欢坐在爸爸的膝盖

上，跟他一起看书。而到了十八个月的时候，她的偏好又一次改变，母亲再次成为她的偏爱。但是这个时候，她开始出现夜惊，并对动物产生了害怕的情绪。她对妈妈的依赖越来越大，而对爸爸则越来越不喜欢。两岁之后，她的行为变得更加矛盾，无法管教，最终在两岁零九个月的时候，她的父母把她送到了我这里治疗。那时候，她有明显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和强迫性的仪式动作，控制不住的淘气行为和带着悔意的乖巧表现在她身上交替出现。而她喜怒无常的情绪发作也和忧郁型抑郁症的所有表现相吻合。另外，她还表现出严重的焦虑，她承受不了任何挫折，对自己的玩乐有着压抑的行为，而且还有过度悲伤的表现。诸如此类，导致家长对她的管教无从下手。

从莉塔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十八个月的时候，她出现的夜惊现象，其实是她面对俄狄浦斯冲突时的神经官能表现。因焦虑而反复夜惊，出奇地愤怒以及其他一些症状，这些都是她的表现，与早期俄狄浦斯冲突引起的强烈罪疚感息息相关。

下面我将通过另一个案例来考查这些早期罪疚感的内容和成因。楚德的年龄是三岁零九个月，她在治疗的过程中，一直玩着“假装”的游戏。她假装是在晚上，大家都要准备睡觉了。然后她从房间的一角（她假装那是她的卧室）轻轻地向我走来，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威胁我，比如：她想用某个锋利的武器刺我的喉咙，想将我扔出窗外，想用火烧我，想带我去警察局等等。她还想把我整个捆住，然后揭开沙发上的毯子，在上面“大便”。最后，我终于搞明白了她真正的意图，她觉得妈妈的屁股里有一个小孩，她想要窥视它，其实，她所谓的小孩只不过是妈妈的大便。还有一次，她说要打我的肚子，将我的大便取出来，让我的肚子变得空空如也。然后她拿着一些沙发的靠垫（她一只坚称这些靠垫是她自己的孩子），躲到沙发后面的一个角

落里，她在那里缩成一团，表现得非常害怕。她还用靠垫把自己遮挡起来，将手指头放进嘴里吮吸，最后还尿湿了裤子。每次她对我进行攻击以后，都会重复一样的行为。我发现，楚德的这些行为在细节上都与她在还未满两岁时出现的严重的夜惊现象相呼应。而那个时候的她，一次又一次地闯进父母的房间，但她始终说不清她闯进房间是为了做什么。而在我分析发现她遗尿、遗粪这些行为，其实是为了攻击父母的性交之后，她的症状就消失了。楚德想要杀死妈妈，抢走她肚子中的胎儿，还想要取代她的位置与爸爸性交。在楚德两岁的时候，她的妈妈生下了妹妹。而她在两岁时候对妈妈的憎恨与攻击冲动，使她后面对妈妈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并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罪疚感。然后，通过夜惊的方式，将这些焦虑、罪疚感和她其他的情绪表达出来。因此，我认为：幼童早期的焦虑和罪疚感，源于他们的攻击倾向，而这种倾向和俄狄浦斯冲突有关。楚德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如果明确地出现了我所描述的行为，那么在来治疗之前，她其实已经用各种方法伤害过自己了。后来我才明白，楚德用来伤害自己的那些物体，例如桌子、橱柜与壁炉等，和她在最原始以及婴儿期的认同相符合，正是她的爸爸或者妈妈在处罚她的象征。

再看看第一个案例，我们发现，在两岁以前，莉塔一旦做错事，就会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悔意，同时，她也非常敏感，尤其是在面对大人的责备时。例如有一次，她和爸爸一起看图画书，爸爸突然笑着说，他要对付书里的一只熊，她立刻大哭起来。而她对图画书中的熊有认同感的原因是，她害怕爸爸对她不满意。她在做游戏时的压抑也来自这些罪疚感。在她两岁三个月的时候，经常玩洋娃娃的游戏，虽然她并不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在游戏里，她不断地强调她不是洋娃娃的妈妈。分析显示，她不断强调自己不是洋娃娃的妈妈的原因是